Детство

[苏联] 高尔基 著　秋原 译

童年

(全译本)

COLLECTOR'S EDITION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俄语文学中登峰造极的自传体小说
一部鼓舞了无数青少年成长的励志读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文库

外国部分

001 伊索寓言
002 一千零一夜
003 列那狐的故事
004 安徒生童话
005 格林童话
006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007 圣经的故事
008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09 名人传
010 居里夫人传
011 莎士比亚悲剧集
012 莎士比亚喜剧集
013 培根随笔
014 忏悔录
015 瓦尔登湖
016 泰戈尔诗选

017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018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019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020 百万英镑
021 热爱生命
022 变形记
023 老人与海

024 源氏物语(上下)
025 堂·吉诃德(上下)
026 少年维特之烦恼
027 傲慢与偏见
028 红与黑
029 巴黎圣母院
030 欧叶妮·葛朗台
031 高老头
032 基督山伯爵(上下)
033 三个火枪手
034 简·爱
035 呼啸山庄
036 茶花女
037 悲惨世界(上下)
038 战争与和平(上下)
039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
040 复活
041 约翰·克里斯托夫(上下)
042 飘(上下)

043 鲁滨逊漂流记
044 格列佛游记
045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046 海底两万里
047 神秘岛
048 八十天环游地球
049 福尔摩斯探案集
050 汤姆叔叔的小屋
051 雾都孤儿
052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053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

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　秋原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著;秋原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2(2013.9 重印)
ISBN 978-7-5402-2494-3

Ⅰ.①童… Ⅱ.①高… ②秋…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59 号

童 年

[苏联]高尔基 著
秋 原 译
责任编辑/张红梅
装帧设计/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15×1220 1/32 印张 7 字数 188,000
2013 年 9 月第 2 版 2013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001 译　　序

001 第 一 章
011 第 二 章
026 第 三 章
045 第 四 章
059 第 五 章
074 第 六 章
083 第 七 章
097 第 八 章
114 第 九 章
132 第 十 章
154 第十一章
175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　序

高尔基(1868—1936)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父亲早逝,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他十一岁就出外谋生,饱尝人世间的辛酸,二十岁后开始在俄罗斯各地流浪,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从一八九二年开始,高尔基以一个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俄国文坛,早期作品《马加尔·楚德拉》、《鹰之歌》、《海燕之歌》中的形象充满对战斗的渴望和至死追求光明的献身精神。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开始成熟起来,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一系列剧本。一九〇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列宁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完成。其后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杰作《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1925)和史诗性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通过对作家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

《童年》是作者高尔基以自己童年的生活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残暴和非人生活。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了过来。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阿廖沙。他自

幼丧父，随着母亲来到外祖父家。这一切只是主人公阿廖沙艰苦命运的开始。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暴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被痛打；两个舅舅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许多地方打过杂，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于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支撑着。

《童年》里的这些故事在作者优美的文笔下，个个都写得深刻细腻，引人入胜，像一颗颗珍珠，而全书则有如将这些珍珠组成的一串晶莹的项链。

读《童年》这个作品，人们都会被小阿廖沙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也会为阿廖沙为了读书所遭受的屈辱、欺凌而落泪。从这个被真实记述下来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对小市民恶习的痛恨，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生活底层与人民大众的直接接触，深入社会，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童年》在艺术上是高尔基成熟时期的作品，作者通过一个逐渐成长的孩子的眼光来描写他的周围世界，高尔基对他自己（阿廖沙）总是谦逊地不肯多着笔墨，但却给读者一个倔强、富有同情心和不断追求的阿廖沙形象，反映出高尔基对俄罗斯底层人民生活的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以及塑造人物性格的高超才能。

编　者

献给我的儿子

第一章

在一个昏暗狭窄的房子里，我父亲停放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他穿着一身白衣服，身子显得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温柔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弯曲着，那双快活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两枚发黑的铜币，那张和善的面孔已经发黑，难看地龇着牙，使我感到害怕。

母亲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裙子，跪在那里，用我常爱拿来锯西瓜的那把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往后脑勺梳着；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而喑哑，她那灰色的眼睛好像要融化了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流。

外祖母牵着我的手——她又胖又圆，大脑袋，大眼睛，鼻子软塌塌的，有点滑稽可笑。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显得线条柔和，十分有趣。她也在哭，仿佛用一种特别的声调在随声附和地伴着母亲在痛哭。她全身颤抖着，硬拽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身后，死犟着不肯去，我感到又窘又怕。

我从来没看见大人们哭过，也弄不懂外祖母磨叨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跟你爸爸告别吧，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了，没活到岁数，就过早地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刚刚能下地。在我有病的时候（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护理着我，可后来他却消失不见了，换上了一个脾气古怪的外祖母来照顾我。

“你从哪儿来？”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边，从尼日尼来，不过，可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呀，你这个小鬼头！”

这话真可笑，真叫人莫名其妙：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而在地下室里却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人，他是个贩卖羊皮的老头儿。他能骑着楼梯栏杆往下滑，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事儿，我一清二楚，这和水有什么关系？一切都稀里糊涂，真可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头？”

“因为你总爱吵吵闹闹！”她说完，也笑了。她说得又有趣又亲切和蔼，所以从头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真希望她赶快带我离开这个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让我感到心神不安。我第一次见到她变成这个样子；她一向很严厉，话语不多，衣着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她个头很大，像一匹马；她身板硬朗，两只手特别有劲儿。可现在不知为什么，满脸涨得通红，披头散发，衣服也都撕破了，让人看了怪不舒服的。头发原来梳得很平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在裸露的双肩上，遮着脸，编辫子的那半头头发晃来荡去，碰着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好久，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梳着父亲的头发，痛哭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

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顺便往门里看了一眼，那警察便没好气地叫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披肩，被风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胀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帆船，突然雷声大作，父亲笑了起来，用膝头紧紧地夹住我，大声喊道：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

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力地站了起来，但立刻又坐了下去，仰面跌倒在地板上，头发铺散了一地，她那张苍白模糊的脸变得铁青，也像父亲似的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依——你出去！”

外祖母推开我，匆忙地奔向门口，喊道：

“乡亲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打扰她,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们走开吧!这里不是闹霍乱,而是在生孩子,做做好事吧,亲人们!”

我躲到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藏到一口大箱子的后面,从那里,我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蜷缩着身子,牙齿咬得格格响,哼哼呀呀地呻吟着,外祖母在她的身边趴着,用喜悦亲切的声调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着点!圣母保佑……”

我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旁忙活着,触碰着他,唉声叹气地呻吟着,喊叫着,可他一动也不动,似乎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好一阵子,母亲好几次站了起来,却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像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屋里屋外地滚来滚去。后来,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谢天谢地!”外祖母说,“是个小子!”

于是她点燃了蜡烛。

我大约在墙角里睡着了——后来的事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下雨天,墓地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小黏土丘上,看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坟坑里。坟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有两只已经爬上了黄色的棺材盖。站在墓穴旁边,有我、有母亲、有浑身淋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哼哼的乡下人。温暖的小雨有如珍珠般地洒在大伙的身上。

“埋吧!”警察说完,便走到一边去了。

外祖母又开始哭了起来。她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弯着腰开始急忙往坟坑里填土,坑里的水发出啪哧啪哧的响声。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蹦了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却把它们打下了坑底。

“走吧,列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的手中挣脱了出来,我不想走。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抱怨我,还是抱怨主,她低下头,在那儿默默地站了很久,直到墓穴都填平了,她依然还站在那里。

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土,发出很响的回声。突然起了一阵风,把雨给刮走了。外祖母拉着我的手,穿过一排排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也不哭几声儿啊?”当我们走出墓地围墙时,她问我,“应该哭一场才对!”

“我不想哭。”我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啦，不想哭，不哭就是了。”她低声说。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奇怪：我很少哭，就是哭，也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受了委屈。父亲总是笑我哭天抹泪，而母亲更是大声斥骂：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沿着一条宽宽的肮脏不堪的街道行驶。街道的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没爬出来吧？”

“不，已经爬不出来了，”她答道，“让上帝保佑它们吧！”

不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样常常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过了几天之后，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一艘轮船，坐在狭小的船舱里，我那个刚出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用白布裹着，还缠着一条红绸子，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望着那扇像马眼睛一样又圆又鼓的小窗户。潮湿的玻璃窗外，浑浊的河水泛着泡沫，不停地流着，不时激起的浪花，溅在玻璃窗上。我不由自主地跳到了地板上。

“别怕！”外祖母说，她用那双柔软的手轻轻地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回包袱上。

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远处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片黑色的土地，接着又消失在雾霭和水汽中了。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一双手垫在后脑勺上，紧靠舱壁站着。她脸色铁青，愁容满面，双目紧闭，像个瞎子一样。她总是沉默不语，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她穿的衣服都使我感到有些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

“瓦里娅，你最好吃点东西，哪怕少吃一点也好？”

她却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总是柔声细语，而同母亲说话时，嗓门儿总是很高，但很胆怯，总是小心翼翼的，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有点怕我母亲，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气哼哼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她的话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肩宽背阔的人走了进来。他一头白发,穿着一身蓝衣服,带来了一个小木匣。外祖母开始把弟弟的尸体往木匣里放,放好后,她伸出胳膊托着小木匣,便朝门口走去,但她身体太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道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样子有点滑稽可笑。

“哎,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了小棺材,她俩就消失了。我留在船舱里,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是小弟弟死了吗?”他弯下腰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

“是一个城市。你往窗外看,它就在那儿!”

大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河岸显得雾气腾腾的,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刚刚切下来的一片面包。

“外婆上哪儿去了?”

“埋葬外孙儿去了。”

“把他埋到地下去了吗?”

“当然啦,还能埋到哪儿?”

我告诉水手,埋葬父亲时,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他就把我给抱了起来,紧紧地搂着我亲了一下。

“唉,小兄弟,你还什么事都不懂呢!”他说,“青蛙是用不着去可怜的,上帝保佑它们吧!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悲伤得多厉害啊!”

汽笛在我们的头上响了起来。我已经懂得——这是轮船在鸣笛,所以我并不害怕,但那水手却一下子把我放到地板上,撒腿就往外跑,边跑边说:

“我得快点跑!”

我也想跑出去。我走到了门外。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离门口不远,镶铜的楼梯闪闪发光。我往上望了一眼,看见一些肩背手提包裹的人们。很显然,他们正在下船。这么说,我也该下船了。

但是当我随着一群男人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大家都冲我喊了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间，人们挤我，碰我，抚摸我。最后，那个头发灰白的水手回来了，他抱起了我，对大家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刚从船舱里跑出来的……”他带我跑进了船舱，把我往包裹堆上一推，就走了，还一面用手指吓唬我说：

“再乱跑，我就打你！”

头上的喧闹声渐渐地静下来了，轮船也不颤动了，也听不见撞击水的砰砰声了。船舱的窗户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舱里变得又暗又闷，那些包裹好像膨胀了似的，挤压着我，一切都糟透了。也许他们就永远这样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空荡荡的轮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口。门打不开，门上的铜把手也拧不动。我拿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使出全身的劲儿向铜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溅到了我的腿上，流进了靴筒里。我由于失败而感到懊恼，便躺到包裹上，悄悄地哭了起来，后来就噙着眼泪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了起来，发出了哗哗的击水声。轮船的窗户也亮了起来，像一轮太阳。外祖母正坐在我的身旁梳头，她紧皱眉头，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匝匝地遮着她的两肩、胸脯和膝盖，直垂到地板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色的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撩起来托在空中，费劲地把那把梳齿稀疏的木梳梳进了浓厚的发髻里。她的嘴唇撇歪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她那张脸在这一大堆头发中间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的样子显得很凶，可是当问到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的时候，她却用昨天那种温柔和蔼的声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就让你去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时，我夸耀过这一把像马鬃般的密发，到老了，我可诅咒它们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从夜里的怀抱里升起来……”

“我就是不想睡！”

“嗯，不想睡就不睡好了。”

她马上同意了，一边编着辫子，一边往沙发那儿不停地望着，母亲正脸朝天地躺在沙发上，她伸直得像根弦儿。“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呢？你小声告诉我！”

她说话就像在用心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般温馨、艳丽、芳香，一下

子就牢牢地打进了我的记忆。她微笑时,那对宛若黑樱桃的黑眼珠瞪得圆圆的,闪烁着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她笑容满面时,便快活地露出两排雪白坚固的牙齿,别看她黑黑的两颊布满了皱纹,但整个面孔仍显得年轻、明朗。但这张脸孔却被软塌塌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损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鼻烟壶里嗅着鼻烟。她从上到下全是黑颜色的,她的眼睛——却闪烁着她内心的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身体肥胖,腰几乎弯成了驼背,但举止却像一只大猫一样地轻快而敏捷,并且随和得也像这种温柔的动物。

在她未来之前,我好像躲在黑暗中睡大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唤醒,把我引向了光明,用一根剪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穿联了起来,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成了我终身的好朋友,成了我最知心、最亲近又最能了解我的亲爱的人——就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心灵,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应付艰难的生活。

四十年前,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坐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船,才到达尼日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最初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

天气晴朗,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在明朗的天空下,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了一片金黄,铺上了一层锦缎。一艘浅黄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船桨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条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活像一只大乌龟。太阳在伏尔加河的上空浮动着,四周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着,更新着。碧翠的群山——宛若大地富丽衣衫的华美皱褶。河两岸的城市和村庄,远远看去,就像一幅幅彩画雕饰;一片金黄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浮着。

“你瞧,这有多美啊!”外祖母从甲板的这一边跑到甲板的那一边,不停地念叨着,她容光焕发,高兴地睁大着眼睛。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忘到了一边;她站在船舷上,双手交叉在胸前,面带微笑,沉默不语,眼里含着泪水。我扯了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

“啊?”她猛地哆嗦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盹,还做了个梦。”

“你哭什么?”

“亲爱的,这是因为高兴,也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过了整整六十年的岁月了。”

她嗅了嗅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心地善良的强盗,讲圣徒,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表情很神秘,向我俯下身来,睁大的两只眼睛,直盯着我的脸,好像在往我的心里灌输一种能使我兴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了她讲的故事,叫人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听完之后,总是请求着她: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炉灶底下,一根面条扎进了他的脚掌,他摇来晃去,哼哼呀呀地叫:哎哟,小老鼠,我痛哟,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她抬起一只脚,用手握着,不停地左摇右晃,脸上装出一副可笑的怪相,好像她真的痛得不得了似的。

四周围着一些水手——一些长着大胡子、待人和气的男人——他们一边听,一边笑,夸奖着她,也请求她说:

“喂,老太太,你就再讲一个什么吧!”

讲完之后,他们说:

“走吧,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背地里干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总是在走来走去,禁止大家吃水果,他会把水果抢走扔到河里去。他穿戴像个警察(制服上钉着铜扣儿),总是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着我们。她始终沉默着。她身躯高大、挺直,脸色灰暗忧郁,浅色的粗粗的发辫,像王冠一样地盘在头顶上——她身体强壮而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她被一层透明的云雾包围着;她那双跟祖母一样的灰色大眼睛,就从这层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人家都在笑你呢,妈妈!”

“上帝保佑他们!”外祖母不在乎地回答,“叫他们嘲笑去吧,让他们笑个够!”我还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的那种孩子般的高兴劲儿。她拉着我的手,领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喊道:

“你看,你看,这有多么美啊!这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哪,简直像一个

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它们像是在空中飞翔似的！”

可是，她几乎没哭出来，请求母亲道：

“瓦留莎，快来看啊，嗯？你多半把这些地方都给忘啦！快来高兴高兴吧！”

母亲皱着眉头，笑了笑。

轮船停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对面河心当中，河面上挤满了船只，数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这时，一只载满了人的大船向轮船靠了过来，用钩杆钩住了从船上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甲板。在大家的前面，飞快地走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衫，蓄着金黄色的长胡子，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低沉而有力地大叫了一声，就扑到了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赶忙用他那双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面颊，声音尖厉地喊道：

“你这是怎么啦？傻孩子！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亲吻了一遍；她把我推到众人面前，急忙忙地说：

“喂，快点快点呀！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娜塔利娅舅母，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莎，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咱们家里的人，你看有多少人啊！”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成一团的人堆里拉了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转过身去问我母亲，还没等到回答，他就推开了我，说道：

“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模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这群人沿着斜坡的小径往上走，小径上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两边的高坡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头只到她的肩膀，但走起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